



# 爱的左边

愛のひだりがわ

筒井康隆 著

Yasutaka Tsutsui

伏怡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爱的左边

[日] 筒井康隆 著 伏怡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5027 号

**AI NO HIDARIGAWA (The Left Side of Love)**

Copyright © 2002 by Yasutaka Tsutsui  
First published in 2002 in Japan by Iwanami Shoten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asutaka Tsutsui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and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左边/(日)筒井康隆著;伏怡琳译. —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02-007785-4

I. 爱... II. ①筒...②伏... III. 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5635 号

责任编辑:陈 旻  
特约策划:李 殷  
封面设计:董红红

**爱的左边**

Ai De Zuo Bian

[日]筒井康隆 著

伏怡琳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90×1 240 毫米 1/32 印张 7.5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02-007785-4

定价:19.80 元

目录

第一章 丹丹 …… 1

第二章 居士爷爷 …… 33

第三章 悟 …… 71

第四章 志津惠阿姨 …… 105

第五章 当当 …… 139

第六章 歌子姐姐 …… 177

第七章 爸爸 …… 221



第一章 丹丹



妈妈死了。

什么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再也见不到了,或者她变成了星星之类的话,我是不会说的。人死了,就是什么都没了。

我见过好多因为打架而死掉的男人。他们八成是晚上跟人干了一架,结果到早上,就流了满地的血,横躺在路边。这些男人里面也有几个日本人,不过更多的还是非日本籍的外国人,有时还能看到白人和黑人。他们死的时候脸上的表情特别可怕,好像是在深深地恨着谁。我一点也不觉得这些吓人的家伙会跟妈妈去同一个地方,更不要说变成星星了。

妈妈死后没多久,英知叔就趁我不在,把妈妈存的钱全都拿走了。妈妈不喜欢把钱放银行,她总是喜欢把它们藏在房里。她说,这年头,银行说倒闭就倒闭,一倒,钱就别想拿回来了。

我一发现钱没了,就打算去警察局。这时,一直在一旁观察动静的英知叔先问我要去哪儿,然后接着说:“我说爱爱啊,我们以后还是让你在店里帮忙。二楼那间房呢,也跟以前一样给你住。所以你也不需要什么钱,对吧?爱爱长得人见人爱,肯定会变成我们店的小明星的。”

那时我忽然意识到,是英知叔拿了那笔钱。但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如果坚持去警察局,或说了不该说的话,铁定会挨打。听人说,英知叔以前跟妈妈是中学同学。他的皮肤有点儿黑,像东南亚人,长得挺有男人味儿,但发起火来却会变得格外恐怖。

妈妈活着的时候,工作特别卖力。每天一大早,就去很远的

地方买菜；一回店，就马上开始准备饭菜。每天午饭时间过了好久，她都还在忙活，直到中午的客人都走光为止。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也会去店里打打下手。下午两点到四点相对比较清闲，这时妈妈就会跑上二楼。如果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她就会对放学回家的我说：“妈妈要死过去一下下哦。”说着便去睡午觉了。

这种说法实在滑稽，我总忍不住笑出来。而且她的口气就好像真的快死了一样。但说实话，我从没想过妈妈真的会死。她八成是因为工作太累。当然也可能很早就得了病，只不过一直都瞒着我。他们说，妈妈的死因是脑溢血。

妈妈无论什么时候都很开朗。她小时候的照片看上去可爱极了。但妈妈说，自打生出我以后，她就吃了不少苦。她还说，就是因为这些苦她才变得又瘦又老。可我却觉得，妈妈到死也依旧很美。

爸爸最终还是没来参加妈妈的葬礼。说起来，大家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没法通知他，不来也是应该的，但我还是在心里悄悄期盼着说不定爸爸会来而等待着他。然而，他到底没有出现。爸爸对妈妈和我没吭一声就离开了家，虽然已经三年没见了，但我却清楚地记得爸爸的模样。

尽管英知叔说爸不要我们娘儿俩了，可我却相信妈妈的话，爸爸他不是那种人。妈妈说，爸爸天生懦弱，上了别人的当，把商店街上好大一家卖家用杂货的店都赔掉了，他肯定觉得自己特没脸更对不起家里人，所以为重新做人，就去了其他地方找活儿干。我也觉得妈妈说的有道理，虽然心里有那么点儿埋怨爸爸，但说

到底还是很想见他的。其实,我本来想用妈妈留下的钱去找爸爸的,可现在那笔钱却被英知叔拿走了,他看上去半点儿没有要还我的意思。妈妈的葬礼一办完,他们就赶我去店里干活儿。店的名字叫“多福<sup>①</sup>”,是家小餐馆,每天晚上都要给喝酒喝到很晚的客人端吃送喝,一刻都不得停歇,非常辛苦。

“爱爱在店里露面以后,客人就越来越多了。”

英知叔乐呵呵地说,但千代子婶婶却跟以前妈妈在店里工作时一样,永远一副不开心的样子。千代子婶婶胖乎乎的,脸色不好,额头下那双眼睛凹陷下去,总喜欢从下往上盯着人看。妈妈在的时候,她就不如妈妈受欢迎。

没过多久,千代子婶婶开始嘟哝,要我白天也到店里帮忙。我说,白天要去学校。可英知叔也帮她说话,结果我只好不上学,成天被他们呼来喝去。幸好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一星期后七饭老师跑来店里,劝英知叔让我上学,才让我重返校园。七饭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中年,身体圆滚滚的。“七饭”是他的姓,读作“NANAE”<sup>②</sup>。

不过千代子婶婶的脾气却越来越差,她甚至开始在客人面前冲我大吼大叫。我的左手没法动弹,时不时会打碎碗碟。每到这

---

① 原文为“おかめ”,也可写作“龟”,但其辞源指两颊丰满圆润、充满福相的女性面孔,通“お多福”一词,故这里取后者,译作“多福”。

② 原文中的“七饭老师”均以表音方式出现,直译应译为“NANAE老师”,因而最后这句话直译应为“汉字写作‘七饭’”,但为照顾中文阅读习惯,特在翻译时将读音与汉字互换。

时,千代子婶婶就会大声呵斥我。如果英知叔或客人来帮忙解围,她十有八九会变得歇斯底里。所以后来,她对我发火时,就再也没人敢帮我说话了。

五岁时,我上边那段手臂被当当咬了一口。后来伤虽然好了,手却动弹不得了。刚一被咬,妈妈就带我去了医院,那之后还陆续去了好几回,可那里的医生却压根儿没心思给我看病,只是笑着对妈妈说:“多做做康复训练,自然就会好的。”

或许也因为我妈没怎么帮我做康复训练,总之我的左手终究还是没有治好。成天只能没精打采地耷拉在一边,眼看着萎缩成了今天这根细长条。那时给我看病的医生,我还在医院和马路上碰到过好几回,每回他一看到我就像做了亏心事,故意别过脸去。

这件事发生后,妈妈并没有拜托联防队的人去抓当当,而是像往常一样,每天早上都会把前一晚店里剩下的饭菜拿给当当和丹丹吃。当当和丹丹是一对野狗,它们夫妻俩都属于大丹犬<sup>①</sup>,是所有狗中最凶猛的,体格也只比最大的圣伯纳犬<sup>②</sup>小那么一圈而已。

对于还是孩子的我来说,大人嘴里的“世界”也不过就是这个小城镇罢了。自从人们都在感慨“这世界变得又乱又危险”,而后又

---

① 英文名:Great Dane,原产丹麦,后经德国改良,又称德国犬和德国獒犬,高约90厘米,体重可达77公斤,祖先曾被用于狩猎野猪,后来常用作护身守卫的大型守卫犬。

② 英文名:Saint Bernard,原产瑞士,高约70厘米,体重可达90公斤,长毛,曾被用于雪山救援行动,因被圣伯纳修道院喂养而得名。

有好多人像赶时髦似的养起大丹犬那会儿开始,这镇上也有几户人家养了这种狗。一来大丹犬脾气非常暴躁,稍不注意连主人都会被咬死,二来这种狗打起架来连充当警犬的杜宾犬<sup>①</sup>都不一定能赢它,所以大家都说:大丹犬养来当大户人家的看门狗,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

听妈妈说,当当和丹丹以前被一个专做红酒和威士忌之类的洋酒进口生意的老板养在一座大宅子里。有天晚上,一伙强盗闯进去,杀光了宅子里的人。当当和丹丹也跟盗贼斗起来,结果被枪打中肩膀和腿。不过它们俩受了伤也没退缩,最后还咬死了一个强盗。

不过自那以后,它们就沦落成了野狗。当当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丹丹肩上至今都留着一道伤疤。不过,正因为有这两只狗帮忙轰赶,我们镇上才从没来过流浪汉,而且如果晚上看到什么鬼头鬼脑的家伙,它们俩就会叫起来,所以镇上的人也乐意给它们喂吃的。每天早上,原本一直都是妈妈给它们喂东西的,但当当和丹丹的食量特别惊人,那些东西根本不够它们塞牙缝。现在,也不知道是谁在喂它们,以前我也老看见它们蹲在花田肉店的门口。

就在妈妈死前没多久,当当离开了这座小镇。因为它惹恼了一户姓三井的人家,咬了他们家一个三岁小男孩的脚。我被咬的

---

① 英文名:Doberman,由一位名叫路易斯·杜宾曼的人培育出的大型犬,精悍、短毛、黑褐色,常用作警犬和军犬。

时候明明谁都没吱声，可谁知这次，那户姓三井的却大光其火，闹得不可开交。于是联防队的人开始商量，是不是该把当当抓起来宰了。不过当当却抢在人们抓它之前，离开了这座镇子。在它走的前一天，我在店后面的巷子里听到了当当和丹丹的对话。

说出来大概没人信，但我真的能听到，也能听懂狗说话。电视里常出来的那些会说人话的狗，说话时总是会动嘴，但事实上狗从来不像那样说话。它们都是在脑袋里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配合眼睛和尾巴的动作，传达给对方。那天我就在店后面的窗户旁看着当当和丹丹，听到了它们说的话。

“我一时冲动，又咬了别人家的娃儿。”当当说话时看上去很伤心，“就跟那次咬了这家店的小女娃一样，一看到小娃儿对我哇哇哭，我就会吓一跳，条件反射地咬上去。”

“真是个好习惯。”丹丹感慨地说。

“没办法。天生就得了这么个习性，能怨谁呢。那群人八成会来杀我。所以，我想还是趁早逃到别的地方去好。你也跟我一块儿走吧。”

“我不想走，”丹丹却说，“还是这儿最好。附近的人都混熟了。这店里的女人也会给吃的。”

“说的也是。这店里那女人还真是个好人。被我咬的女娃儿虽然是她女儿，可她一点儿都没生气，还照样给我们吃的。那女娃儿现在也不怕我们了，还会来喂我们。”

“而且那女娃儿，好像能听懂我们说话。”

“既然如此，那我还是自个儿走吧。你就留在这儿，替我好好

保护这店里的娘儿俩。”

“你也当心。千万别死。千万别被人杀了。”

“我没事儿。倒是你，记得多长个心眼儿。你跟我长得像，可别被人错当成我给杀了。”

后来听妈妈说，第二天早上她去店后面喂东西的时候，就只剩下丹丹了。

妈妈死后，我每天都收好店里的剩饭，喂给丹丹。慢慢地，我们俩开始聊起天来。

“你妈妈她，死了？”

“是呀。”

“其实，你妈妈死之前，还跟我说了些话呢。她说：‘我死之后，帮我好好照顾那孩子。’那时候，她肯定已经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吧？”

“难道我妈妈也能听得懂狗说话？”

“看她那样子应该只是在自言自语。”

“当当走了，你很孤单吧？”

“那是当然的。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看到我跟丹丹说话的样子，那些穿过巷子的人不知道会怎么想呢？一个小女孩对着一只好大的狗，一会儿滴溜溜地转眼珠，一会儿又笑眯眯地乐起来，他们肯定会想我是个怪孩子。

再后来，丹丹开始陪我一块儿上学。大概是妈妈的那些话让它想要保护我。我的左手不能动，所以它总是走在我左边，光凭这一点，就能看出它想保护我的意思。

去学校要经过一条被房子紧紧夹在当中的小路,这些四层啦、十二层的房子里,以前都开着些小公司、办公室或者诊所什么的,现在最多偶尔有人住住,多数时候就跟废墟似的空空落落。只有一楼开着些商店和餐馆。只可惜,早上店都关着门,路上到处散落着垃圾,车都很少见,冷清得发慌。

墙角边和路上,常有人喝醉了睡过去,或打架打输了伏在那儿,有时也能看到死掉的人。每次走过,都让人觉得脊背发凉,怪可怕的。不过,自从有了丹丹陪着,我就放心多了。不仅如此,我放学时,丹丹还会等在校门口。幸亏有它在,我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从来没被欺负过。

但是在教室里,我却老是被人欺负。欺负我的净是那些读书读不好的女生,她们都住在车站附近,有相原建筑工程店<sup>①</sup>的彰子,有益田货运的小绿,还有小山食堂的澄江等等。成绩很不错的天地美佐有时候也会欺负我,但那是因为我穿的衣服都是便宜货,她看不上眼,而另外三个欺负我时却都是恶狠狠的。彰子、小绿,还有澄江,下起手来都特别重。最让我头疼的是,她们总喜欢把我的衣服弄得破破烂烂,回到店里,又免不了要挨千代子婶婶一顿臭骂。

七饭老师并不知道我被欺负的事。如果跟他说,他一定会帮我教育那三个女生,但我不觉得她们会就此罢手。

---

① 这里的店名均指女孩家里开的店,店铺名称中的“相原”、“益田”和“小山”都是日本常见的姓氏。